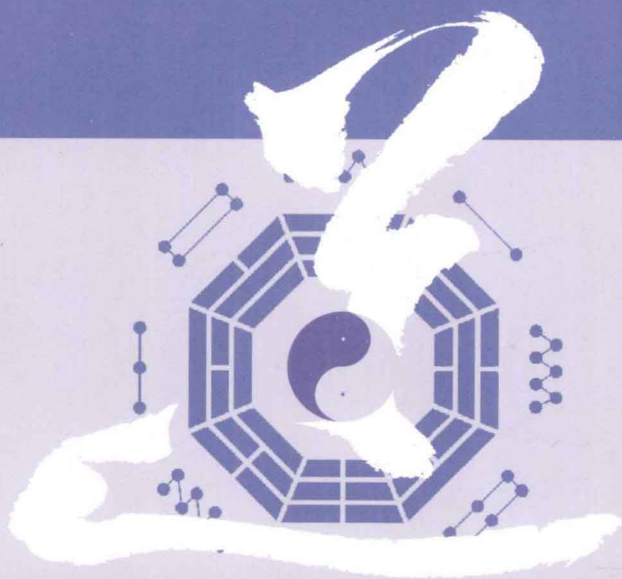


中华根柢·道教三书

# 风追盛唐

钟吕八仙道光

● 高从宜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风追盛唐  
钟吕八仙道光

● 高从宜 著

中华根柢·道教三书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追盛唐·钟吕八仙道光 / 高从宜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3

(中华根柢·道教三书)

ISBN 978-7-5604-3191-8

I. ①风… II. ①高… III. ①道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1905号

**风追盛唐·钟吕八仙道光**

作者: 高从宜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编: 710069

电话: 029-8830359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4-3191-8

定价: 46.00元

# 前言

1918年，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的书信中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针对中国文化讲的。把中国文化的根柢归之于道教，斯言义重。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其阐证更显亟需，然而又尤其艰难。《中华根柢·道教三书》就是对鲁迅先生这一深刻命题的阐证尝试，也是对华夏道学脉起及宗教沿革、华夏信仰源头及思想学说的回溯、清理与释义。

黄帝是人文始祖，老子是华夏道祖，其与道教的信理干系，久且深矣，因此，本丛书首先要梳理“犹龙祖风之道境”；钟吕八仙既是历史天幕的绚烂云霞，也是文化世界的鲜活面容，更是仙道信仰的伟大宗师，自然我们不能不涉入“钟吕八仙之道光”；作为钟吕法脉的受命传人，王重阳及其全真教在“靖康之耻”的华夏危难时刻，以“活死人墓”的骇人姿态，将“道”的智慧力量演绎成了扶危济世、拯救生命的恩典世界，这是我们对道脉延续的“全真普世教理”考量的历史依据。以历史顺序而罗列的以上三个主题，构成本丛书的基本架构，目的在于阐证鲁迅先生所谓中国文化根柢在道教这一历史命题，明晰这一命题的客观的决定性分量。

1993年，湖南郭店楚墓老子文本出土。它以现代考古学事实，最终确证了《史记·老子列传》的权威形象，确证了《老子》先于《庄子》的历史事实。1990年，坚持了60年《庄子》先于《老子》

的钱穆先生逝世。这既辛酸又欣慰。不止钱穆，还有梁启超、侯外庐和郭沫若诸先生，他们都是《老子》后于《庄子》论者。面对湖南郭店楚墓“老子”出土，这让人既悲观又乐观。悲观不必多言，是什么让人乐观呢？郭店老子文本不单是厘清了一两个学术争论，中国人真正进入道境的步伐可能悄然开始了，华夏崛起的道歌可以唱出久哑的喉咙了。这就是大家们的失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迪。至于一些学者至今仍然脱离道教信仰、远离证道实践而“谈玄论道”的作为，那不过是现代学术自由之一种表现罢了。

《祖风犹龙》就是我们对先祖道境的思想言说、学术言说，也是价值释义和信仰释义。如果说思想言说和学术言说使《祖风犹龙》不同于纯粹的道教教义书籍；那么，价值释义和信仰释义便使它有别于坊间学者专家著述。作为价值和信仰释义，在今日地球村语境中，与佛教、基督教和古希腊思想的比较既是艰难的，也是必须的。《祖风犹龙》中的“道与逻各斯”“老子的灵相界”和“老庄哲学：道与言”等章节对此作了初步阐发，也是基本阐发。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其中有钟吕八仙的珍贵文献《湘祖白鹤紫芝遁法》；1933年，《吕让墓志》出土；再加上《宋史·陈抟传》、杨亿《谈苑》，吕洞宾——这位中国家喻户晓、广受喜爱的天人英雄，这位道教史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传奇人物，其历史运行的实际轮廓已经清晰显影。其剑仙、酒仙和诗仙形象，乃是盛世唐朝尊崇剑、酒和诗的精神产物和修道仙果；其内丹为主、性命双修乃是唐末五代道教仙学的实践体现和理论概括；其隐居华山、飞行洞庭的人生轨迹乃是家国身世的忠实映现和真实映射。《风追盛唐》的命名寓意，其缘由即此。

吕祖洞、八仙庵是华夏大地最广泛的道场。八仙过海、瑶池庆寿是中国文化最热衷的戏剧。民间的剪纸和年画，至今仍然可见钟吕八仙道影。《风追盛唐》努力体现的方法论和释义立场，就是这

种仙道学—文化学—民俗学三位一体的整体结构视野。鉴于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八仙题材已有不少学者涉猎，《风追盛唐》的重点便放在仙道层面；基于钟吕丹法的单纯技术内容也有许多学者研究，《风追盛唐》的仙道学便重点放在历史维度。

“华山论剑”是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经典作品的压轴好戏，其中高手云集，侠光道影，精彩纷呈。其历史背景正是蒙元时期宋、金、元的“三国演义”。金庸先生的武侠创作是严谨认真的，小说后附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一篇论文对金庸小说与历史上的全真教及其主要人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左洪涛，2008年）而“华山论剑”的“历史宗教文献研究”更无从谈起，《终南山祖碑》《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等渺无“华山论剑”之踪迹。如此希望维持“华山论剑”的神奇性和阅读美感，就得拒绝历史世界；坚守历史性和文献记述，就得解构武侠世界。亲爱的读者，谁愿意接受这种“精神和文化分裂”的“中神通”形象呢？

本书系中的《重阳登高》，披阅史料，探幽发微，在丰富、深沉、濒于湮没的众多文献面前，不仅和金庸“华山论剑”的精彩性取得完全一致，并敞示了王重阳更为神奇的精神视域。我们系统分析了王重阳“华山论剑”的五大史料：（1）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上的“别河辞岳”；（2）全真教“经华岳，入南京”的密语语法；（3）《重阳全真集》的隐喻言说；（4）陆游《赵将军》中的“关中奇士”和商挺《甘河遇仙宫》的感怀叙事；（5）马丹阳“九转华阳巾”的王重阳追忆。结果发现，“华山论剑”不只属于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也是全真教最隐秘的历史真相。还有“九阴真经”、还有“活死人墓”、还有“一阳指”、还有“宇宙黑洞”和“人间恩仇”……我们既努力恢复了王重阳全真教精神和文化的统一形象，也摆脱了小说和历史阅读互相冲突的两难尴尬，同时解答了中神通王重阳留给

世人的神奇遗产。

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旦诗篇》的作者曾经遭到信仰者的强烈谴责和漫天追杀。那么，请原谅《风追盛唐》中对《八仙考》作者浦江清等先生的批判，请原谅《祖风犹龙》中对《老庄通辨》作者钱穆等先生的批评，请原谅《重阳登高》中对《丘处机》作者赵益等先生的批驳——那是出于信仰的终极关怀和学术的理性品质。撇开信仰不说，仅就学术的理性品质而言，我们所有的批判、批评和批驳文字完全属于学术的理性探讨范围；同时，我们完全对等地欢迎其他学者对拙作可能进行的批判、批评和批驳。至于我们批评了已经仙逝的前辈先贤，一是他们皆是历史批评家，二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相当影响力——仍然影响活者，仍然“活”着！

就民族复兴和精神信仰而言，毛泽东在非常艰难的延安时期，写作了包括《愚公移山》在内的“光辉三篇”。“愚公移山”的主人是谁呢？是《列子》和列子。我们在《祖风犹龙》中，给《列子》以高度的思想阐发，给列子以崇高的心灵敬意。创造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列子》被一些学者诬为“伪作”，具有“愚公移山”实践的列子是道家真人。毛泽东写作《愚公移山》的时候，中国属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今天，中国已经是完全的独立主权国家。然而，中国文化精神的振兴仍然任重道远，民族信仰领土的收复依然道阻且长。“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根柢·道教三书》旨在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振兴，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旨在为民族信仰领土的收复，奉献我们的管窥之见。大道天下为公，希望大家批评，欢迎大家指正！

高从宜

2013年早春于西安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从《八仙传》到《八仙考》

- 第一节 钟吕与八仙的概念·····001
- 第二节 八仙的正史文献·····005
- 第三节 八仙的内史挖掘·····012
- 第四节 《吕让墓志》和吕岩研究·····019
- 第五节 告别《八仙考》——疑古和疑仙之一·····027
- 第六节 告别《八仙考》——“奇谈”和“怪论”之二·····036
- 第七节 告别《八仙考》——“真相”和“谎言”之三·····043
- 第八节 “隐逸方技”：仙的史学·····053
- 第九节 《八仙传》：道的文学·····059

## 第二章 从八仙庵到八仙桌

- 第一节 长安酒肆八仙庵·····065
- 第二节 钟吕八仙出终南·····071



第三节	岳阳楼记剑仙影·····	076
第四节	钟吕印心遇仙桥·····	082
第五节	韩湘远来蓝关雪·····	085
第六节	诗酒酬唱八仙桌·····	089
<b>第三章 从《钟吕传道集》到《灵宝毕法》</b>		
第一节	《钟吕传道》 仙理高·····	094
第二节	《灵宝毕法》 道术深·····	099
第三节	兴观群怨 《证道歌》·····	105
第四节	诗话道境 《敲爻歌》·····	112
第五节	人与书：道学公案·····	119
<b>第四章 道教五宗法钟吕</b>		
第一节	重阳紫阳南北派·····	125
第二节	西星西月花酒梦·····	130
第三节	佛道公案斩黄龙·····	136
第四节	黄粱梦与梦观成就·····	143
第五节	吕祖十试证道心·····	146
第六节	牡丹动心显道情·····	150
第七节	道教的转折点与拱心石·····	155
<b>第五章 悟道修真八仙风</b>		
第一节	八仙的道情戏剧·····	159
第二节	八仙的意志力量·····	165
第三节	八仙的思想世界·····	170
第四节	“三宝”与道的科学基础·····	176

第五节	“三元”与道的神学信仰·····	181
第六节	“天仙”与古典灵宝学·····	185
第七节	“天心”与现代宇宙学·····	191
<b>第六章</b>	<b>凝视八仙的道光</b>	
第一节	为什么是盛唐：救恩史·····	198
第二节	为什么是他们：钟吕八仙·····	209
第三节	为什么是它们：八仙器物·····	223
第四节	八仙雅俗三重唱·····	227
第五节	八仙庆寿：欢庆永恒的道场·····	233
第六节	八仙过海：彰显自由的道光·····	238

## 第一章 从《八仙传》到《八仙考》

### 第一节 钟吕与八仙的概念

人们喜爱八仙，在于它是听得见天堂笑声的英雄形象。吕洞宾、韩湘子之落拓潇洒；李铁拐、张果老之黑色幽默；何仙姑、蓝采和之美丽自由；钟离权、曹国舅之稳健尊贵，既是历史造化的天仙子，也是文化流播的圣女果。他们就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钟吕八仙。钟吕之前，已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和“饮中八仙”。中国八仙的文化绽放，源于史前肥沃的土壤根须。八仙的“史前背景”，就《史记》而言，它就提供了两个事证。其一，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高阳氏有‘八恺’，高辛氏有‘八元’。”“八恺”和“八元”，显然是“八仙”的史前曲。其二，在《老子、伯夷列传》中，《史记》有对“岩穴之士”的描写。《史记》中的“岩穴之士”，不是史前的“穴巢居民”（《周易》），而是遁世的隐逸高士。《周易》对“岩穴之士”的描述在“遁卦”：“天下有山，遁。”钟吕八仙中的吕岩，字洞宾，既是《史记》“岩穴之士”的注解，也是《周易》“天下有山，遁”的象征。历史上的吕洞宾，有诗仙、酒仙、剑仙之美誉，一人兼具三仙之气。“淮南八仙”“蜀中八仙”和“饮中八仙”，似乎没有这样的杰出代表吧。

“淮南八仙”，是汉代刘安的八个门客。淮南王刘安，是汉厉王之子、汉武帝的皇叔，因其封地在淮南一带，史称淮南王。刘安尚文重才，广招学士，谈玄论道，间获异士，其中最有名的八位是：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刘安与淮南八公著书立说，研究天象，编制历法，冶丹炼砂。他们的著作即《淮南鸿烈》（《淮南子》）一书。他们被称为淮南八公。《太平环宇记》

记载：“昔淮南王与八公登山埋金于此，白日升天。余药在器，鸡犬舐之，皆仙。其地，后来皆现人马之迹，犹在，故山以八公为名。”这就是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历史出典，也是安徽淮南八公山的历史来源。淮南王刘安和淮南八公，《史记》中的《淮南衡山列传》有记载。司马迁写刘安，第一句话是：“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欲以行阴德，流誉天下。”最后的结果却是：谋反事败，“淮南王安自刭杀”。“以行阴德”是道家风范，《淮南鸿烈》是道家典籍。仅就《淮南鸿烈》的命名，将“淮南王安自刭杀”，视其为尸解仙未尝不可。大概从晋代葛洪《神仙传》开始，淮南八公就成了和刘安一起修炼的神仙人物。到了唐代，从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中的“淮南八仙”，到吕洞宾《西江月》“淮王炼石得冲天，汉室已经千年”，“淮南八公”俨然成为首次亮相的八仙群像。

“蜀中八仙”，《太平广记》中的《八仙图》条有记载。其中云：五代时西蜀道主张素卿，神仙人也。于青城山丈人观，张素卿画了一套“八仙图”。张素卿画的“八仙图”，即“蜀中八仙”的美术肖像，他们是：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张道陵、庄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等八人，道教传说他们均在蜀中得道成仙。东晋谯秀的《蜀记》一书，就称他们为“蜀之八仙”。“蜀中八仙”，时间跨度最长，来源也最庞杂，有上古传说的容成公，有《道德经》作者李耳，也有汉魏以来的董仲舒、张道陵和李八百。“蜀中八仙”是地域文化的仙道自觉，是神仙地理的最早命名。就道士《八仙图》献给后蜀国君孟昶的叙事而言，“蜀中八仙”也是八仙史上最早的政治奉承，是政治参与八仙文化的历史滥觞。“蜀中八仙”中的李八百，以年寿八百而得名号，与钟吕八仙中的铁拐李有较大干系。唐代是八仙风行最盛的历史时期，既出现了多种八仙组合，还产生了《八仙图》和《八仙传》，更催生了钟吕八仙的终极到场。正是在盛唐八仙之风的吹拂下，诗圣杜甫写出了流芳千古的《饮中八仙》

之歌。其歌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饮中八仙》第一个出场者，是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贺知章，证圣元年（695年）中进士，后迁太常博士；开元十三年（725年）为礼部侍郎，后调任太子右庶子和工部侍郎。用现在的眼光看，贺知章是响当当的正部级官员（礼部侍郎、工部侍郎）和赫然的学界泰斗（太常博士、集贤院学士）。“饮中八仙”，紧跟贺知章之后的，是汝阳王李璿。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接着是李适之，天宝元年他官至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酒量如鲸鱼吞水。他们是盛唐的“国家领导”：李璿汝阳王，是唐玄宗的侄子和皇亲；李适之是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是潇洒风流的国家副总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政治黯淡了，官位黯淡了，甚至连皇帝也黯淡了！



李白像及其《上阳台》手迹

“饮中八仙”中，最鲜活的面孔就是李白了。《饮中八仙》写道：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既不在乎官场皇帝（“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在乎社会伦理（“长安市上酒家眠”）。李白爱“诗”、嗜“酒”、慕“仙”，是流芳百世的诗仙和酒仙。或曰：“长安市上酒家眠”，酒鬼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酒鬼也敢。然而，“李白斗酒诗百篇”，却是酒仙和诗仙之风范吧。在《饮中八仙》歌，李白的诗仙形象呼之欲出；“自称酒中仙”基本多余。差剑仙一项，李白就可和吕洞宾一比了。李白《塞下曲》写道：“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行路难》写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侠客行》，李白甚至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迈越剑客，李白分明已是剑侠。剑仙呢？李白《赠内》写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赠内》表明，李白啊，酒仙不纯粹，时为酒鬼呢。酒鬼之气是道的大忌，也是仙的大碍。

正由于此，李白领衔的“饮中八仙”，尽管不乏诗仙酒仙，不乏高人异士，还是败给了钟吕八仙。“蜀中八仙”和“淮南八仙”，尽管也不乏高仙道祖和皇亲国戚，也在历史浪花的冲刷下被淘汰了。历史最终铸就的贡果是钟吕八仙。钟吕是钟吕八仙的核心与灵魂。没有钟吕，就没有钟吕八仙的英雄群像，甚至没有八仙的璀璨文化。钟吕并称，源于他们是师徒英雄；钟吕连称，源于他们的整体事业；钟吕合称，源于他们的仙道因缘。钟吕的并称、连称与合称，体现了华夏师道之尊严，传道之庄严，证道之密严。佛教有《密严经》；钟吕并称的历史习惯，讲的就是一部道教的“密严经”。如果说钟吕是钟吕八仙的核心与代表，钟吕八仙是八仙故事的核心与代表，那么，八仙故事就是中国仙道文化的核心与代表。提到钟

吕，就想起八仙。钟吕八仙成了历史文化的专名概念，成了中国道教的光辉象征。

## 第二节 八仙的正史文献

钟吕八仙的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极为庞杂。吴光正编辑的《八仙文献集成》就有 500 余万字。研究钟吕八仙，难点不是缺少史料，而是文献的辨疏。传统上的历史观，无非是儒道的对峙又互补的视野格局。就钟吕八仙这一历史世界的研究而言，首要的问题就是儒道史识（陈寅恪）的整合调适，或者说是正史和野史的融通对话。那么，何谓正史文献？正史文献，通俗讲，它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是狭义的正史概念。我们将狭义的正史概念，称之为钟吕八仙的“正史文献 1”。如果从狭义的正史出发，钟吕八仙将无从谈起，毫无研究指望。钟吕八仙，只有“一个半人”进入了“正史文献 1”：张果老完全进入《唐书》，吕洞宾半身留在《宋史》。《旧唐书》写道：

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开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韦济以状奏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对使绝气如死，良久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状。又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以邀迎之。玄宗谓力士曰：“吾闻饮菹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使以菹汁饮果。果乃引饮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齿，则尽焦且黧。命左右取铁如意击齿坠，藏于带。乃怀中出神仙药，微红，傅坠齿之断。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

《旧唐书》的记载比较详细：其一，“尝著《阴符经玄解》，尽

其玄理”，表明张果老是《阴符经》专家。其二，“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果对使绝气如死”，表明了他能气住脉停的深湛内功。其三，“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表明他内外兼修、移夺造化的道法境界。其四，“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谢绝公主的婚配，“乃入恒山，不知所之”，表明了纯粹的仙道追求和虔敬的修炼精神。如果拿张果老和今日中国的官本位比，真是云泥之隔、天壤之别吧。孟乃昌的《张果考》（引自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学与八仙文化的现代阐释》320—3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研究张果老的长篇专文，收获颇多，误解不少。比如，孟乃昌已经得出了，张果老是内丹和外丹兼修的高道，《旧唐书》也明确写了“乃怀中出神仙药”，“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却将这种神奇的外丹效果，归之于魔术和换牙术，憾哉！再如，《旧唐书》中的张果老，两次“佯死不赴”朝廷，显示“辟谷”“遁术”功夫，孟先生既不知道“佯死”和“气住脉停”的具体关联，也不具体说明“辟谷”的气力条件，更不探求“遁术”的质能转换原理，统统以中国“气功”和印度瑜伽敷衍搪塞！中国“气功”和印度瑜伽，恰恰都是人们并不明白的东西啊。用一个不明白的东西，替换另一个不明白的东西，如果这不是无意识的、强不知以为知的敷衍搪塞；那么，它就是有意识的、无可言而言之理性自欺。张果老传世的著作有十多篇，内外丹著述都有，是唐代仙道大师，根本不需江湖伎俩谋生。孟乃昌先生将张果老深湛的道术归结成江湖魔术，那可是欺君之罪，是要命的事情吧！小看张果老的道力可以，小看武则天和唐玄宗的智力，孟先生没有这种能力吧。在某种程度上，孟乃昌《张果考》就是一篇“张果拷”：武则天未识破的幻术，唐玄宗未发觉的魔术，以及大家都不清楚的“换牙术”和“折迭术”。面对堂堂《唐书》，孟先生不仅极端“小看”张果老的道力，并且质疑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通



玄先生”的人格。从“正史”得不到“正信”，“正史”何用？阅读何益？面对着正史《唐书》，《张果考》对张果老上述的离谱诠释，如果说有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庆幸其他钟吕众仙，基本上没有进入正史记载，基本上和正史无缘。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对于钟吕八仙历史世界的了解，主要围绕着唐宋文人和士大夫的笔记史料、诗歌资料和碑石题词来进行。这是广义的正史概念，我们称之为钟吕八仙的“正史文献2”。在正史文献2领域，蓝采和的最早记载是五代沈汾的《续仙传》和北宋《太平广记》；韩湘子的最早记载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韩湘子还和钟离权一同出现于敦煌文献。在正史文献2领域，吕洞宾的记载最多。我们先看宋初杨亿（974—1020年）《谈苑》的记载：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966—1033年）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状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

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索纸笔，八分书七言四韵词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洞宾诗什，人见多传写，有自咏云：“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



钟吕八仙